巴黎资产阶级的驯化  
作者：Monica Graz  
[https://fictionmania.tv/stories/ ... 1361296138823883260](https://fictionmania.tv/stories/readxstory.html?storyID=1361296138823883260" \t "https://bbs.cdbook.info/_blank)

1-9：[【翻译小说】巴黎资产阶级的驯化1-9 - 原创翻译 -CDBook BBS beta - Powered by Discuz!](https://bbs.cdbook.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97&extra=page=1" \t "https://bbs.cdbook.info/_blank)

10-18：[【翻译小说】巴黎资产阶级的驯化10-18（完结） - 原创翻译 - CDBook BBS beta - Powered by Discuz!](https://bbs.cdbook.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13&extra=page=1" \t "https://bbs.cdbook.info/_blank)

背景：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巴黎，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时葡萄牙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也不是欧盟成员国。许多贫穷的女孩和已婚妇女到法国，当工厂女工、清洁工和女仆。许多女孩在巴黎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当女仆。如果在公寓里工作当女仆，在楼顶会拥有独立房间，通常在6楼，被称为“女仆房”。当然，那些19世纪晚期的建筑里没有电梯，女仆们只能从后面的服务楼梯下到她们工作公寓的厨房门进入。即使她们没穿制服，没上班也不允许使用大楼的正门。她们只能从后面或侧面的服务入口进出，垃圾也是从这条路运下来的。所有的公寓大楼都有一个门房，她们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位置要么在门口，要么在地下室。对女仆来说门房通常是“恐怖”的，因为她总是审查她们，并向她们的雇主汇报情况。3 G: O3 I3 I3 m) W0 V  
  
因此葡萄牙语里面女仆、管家、葡萄牙女佣这些词指的是贫穷落后的农家女孩或妇女，她们通常来自葡萄牙农村地区，没有文化，在先进富裕的巴黎工作，富有的资产阶级巴黎人当然看不起她们。  
  
当时，在富裕的巴黎郊区有很多专卖店，给那些打工人出售“家用工作服”。这些商店被称为“工装和围裙商店”。) Q. M8 C! ^& a9 K6 {# q4 ?  
  
现今，巴黎或欧洲其他地方穿制服的家庭女仆已经很少见了。葡萄牙女人富有且优雅，她们去巴黎购物，而“工装和围裙商店”几乎消失了。  
  
****第一章：开端，我如何取代女仆！****& J6 ^0 [' Q! \_3 z  
我的妻子离开我了，我亲爱的安娜贝尔抛弃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一切都来的太突然。昨天她向我宣布，她和医生同事有婚外情，他们要离开这个国家，去意大利米兰一家高级私人诊所开始新的生活！我简直不敢相信，妻子决定离开她深爱的巴黎，去一个意大利城市，即使那是有“阿玛尼”的米兰？: w! J. s6 G, N  
4 N4 A8 t; b6 ^/ n+ c+ T  
后来我意识到这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是我太天真、太幼稚了，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昨天晚上，她匆忙地收拾好喜爱的衣服和私人物品，直奔机场出国。她说房子里的其他都东西都不要了，房子属于我，这房子是我从家族继承的。但正如她所说，出于善意她留下了很多旧衣服，还有我们在一起的这五年里买的所有东西。  
  
我们和平分手，没有进行不必要的争吵。我们都是低调的人，不喜欢尖叫和谩骂。她甚至让我相信是她不够好，她不是我需要的那种女人。也许她说得有道理，我真的不知道。在她走之后，我感到有一种可怕的空虚感，我开始独自痛哭，很久才平复下来，吃了安眠药才能入眠。# p8 D, }8 t; K3 `2 q0 ]  
  
第二天我醒的很晚，已经十点多了，楼下传来熟悉的吸尘器噪音。天啊，我忘了！是我们的葡萄牙女仆维奥莱塔，我感到不安，我必须要对她解释昨天发生的事情。她每周来我家工作三次，我们对她很满意。突然，空虚的感觉又涌上来，我还在想着****我们****，现在我孤身一人！眼泪涌上眼眶，我拼命地控制自己不让眼泪流下来。  
0 \_( i1 r. v# l- i  
平复了一会，很快我就到了餐厅，通常维奥莱塔在的时候，这里都有早餐吃。她看着我，我现在看起来一定很憔悴，她停下手中的工作，向我走来，脸上带着关切的表情。她穿着浅蓝色的女仆裙，搭配配套的围裙和头巾，看起来非常整洁。我妻子坚定地认为，家里的佣人应该穿适合的服装，不需要花哨，只要一套实用的女仆制服就行。% s; \! `+ q% a$ X2 g9 |" d  
  
“你好，先生，你今天早上看起来很憔悴，一切都好吗？”" U# ^6 N7 g) X  
$ i1 l- u. m' b% x$ f: `  
“不，维奥莱塔，一切都不好”我说着，眼泪又涌了上来。/ Y5 |2 I% O4 Y$ w& Z$ Y0 s  
4 l2 ^0 s( U" x( P# c  
“可怜的先生，请把一切都告诉维奥莱塔”8 R7 ~# a  D; h. a( m- ?0 E  
  
我一边抽泣着一边告诉她发生的事情。3 ]9 @2 ~" r2 v; ]5 F9 w\* n  
  
我说话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向客厅走去。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她握着我的手，我则继续诉说。当我讲完，又哭了起来。天啊，我到底怎么了？是那片强力安眠药让我如此激动吗？她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拉向她，我的头就靠在她的肩上，闭上哭红的眼睛休息了一会儿。  
$ ], D2 |; v- k3 O  
突然，我感到她温暖的嘴唇吻了我的脸颊和前额，然后她出人意料地吻了我的嘴。我吓了一跳，但同时产生了性欲。然后她用围裙边擦了擦我湿润的眼睛，这让我更加兴奋。她用平静且坚定的态度安慰我，完全忘记了她在家里的地位。她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仆人的身份，对我说：“据我所知，你在经济上是完全有保障的。拥有这么好的房产而且你祖父的信托基金给你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你已经37岁了，不必为生计而工作，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你的生活。”  
; R( j, Q. m\* `0 D# w" e  
她停了下来，相当严厉地看着我，我必须说，她好像在指责我在生活中已经得到了那么多好处还不满足。7 P: G/ V/ ^# ?- H  
% h$ i2 k2 `( d% V: e; z  
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这个女人。毫不犹豫地说：“瞧，维奥莱塔，你这周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帮助我度过现在的困境？即使你认为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2 }6 v, U: N3 G) B8 ^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像我还没问她就知道答案似的。她说：“我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而不是从的雇主和雇员开始。我是你的维奥莱塔，而你是我的让·玛丽。”  
3 d9 n: b$ c9 w  
当她提到我的第二个名字时，我有点脸红。我出身于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有好几个名字，实际上我的全名是让·玛丽·菲利普·巴蒂斯特·达马尼亚克。但对我的朋友来说，我只是让。维奥莱塔用了我的第二个名字玛丽，这是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但在法国，着作为男孩的中间名很常见。  
  
“我当然接受，维奥莱塔”我急切地说，同时我想知道她说的“不是从的雇主和雇员开始”是什么意思。  
! k7 d5 g\* r7 J  H- |  
“这样的话”她继续说“你必须让我使用你妻子的衣柜，你说她留下了很多衣服，而我只带了工作服。还有这周剩下的时间里我是客人，所以我再做家务了。你同意吗，让·玛丽？”  
+ a\* K- h6 E( J4 Z5 X. x& l( B  
我又脸红了，这个女人用我以前没见过的语气恐吓我，一个全新的维奥莱塔的形象呈现在我面前。  
6 X\* l( q# @1 w6 y8 u  
“当然，维奥莱塔，我妻子的衣柜里有很多衣服，她不要了，你可以随意挑选，和你的尺寸差不多，我们上楼去看看吧。”  
) `$ x; B) c. t8 w7 T" w  
我们到了主卧，令我惊讶的是，她开始解开围裙和制服。她看到我的表情，漫不经心地说:“我想先洗个澡，然后再穿上资产阶级夫人的衣服，你能不能帮我放一盆洗澡水，再加点你妻子用过的那种香精，从现在起，我想闻起来像个资产阶级女士。”  
  
我机械地听从她的指令，刚要把浴缸装满水，就听到她的声音从卧室传来：“让·玛丽，你能过来一下吗？”  
  
我回到卧室，还以为会看到她一丝不挂，没想到她穿着浴袍。她调皮地看着我“我决定考验下你，等我洗澡的时候，你可以下去把我没做完的家务做完。你愿意帮我做吗？”  
  
我想要拒绝，提议说：“可以等你洗完澡，我们一起做家务。”( d! R# \+ r$ c& P2 G" h; {3 t+ X  
  
但她没给拒绝的机会：“不要告诉我你不会做家务，因为你妻子告诉我，在我不上班的时候，家里的家务都是你做的。毕竟，你妻子在外面工作，而你只是个家庭主夫。”# o" h# A" h' V5 F, I  
  
我又脸红了，温顺地说：“好吧，维奥莱塔，我会做的，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3 A& g8 L+ \8 u' b, c) E  
  
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一瞬间的得意，但她表面保持冷静用一种命令的语气说：“在客厅和餐厅完成除尘和吸尘，然后把厨房打扫干净。洗碗，清洁屋顶，最后把地板彻底拖干净。宝贝好吗？”现在她开始叫我宝贝。' d9 U' H, K9 |# A  
  
我正要走出房间，但她又拦住了我，“你忘记什么了吗，让·玛丽？”我一脸疑惑地转过身，她咧嘴一笑，指着床上的那堆衣服。“亲爱的，你忘了你的工作服！”她指着自己的制服、围裙和头巾。! q& U& B' ^/ h2 i1 q  
  
这一次我确实尴尬得脸红了。“但是，维奥莱塔，我不需要穿得像你一样去做家务，我可以穿着T恤和牛仔裤干活。”  
) ?# v8 z0 q4 D+ r; b7 W  
她的脸涨红了，但纯粹是因为生气，她不客气地对我说：“听我说，让·玛丽，要么你照我说的做，要么我穿好衣服马上离开，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1 a' I" e/ L+ b+ w+ G# u  
  
她停下来喘了口气。她现在很生气，继续说：“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一辈子都在做这些事情，打扫房子、办公室和公共厕所，做酒店女仆，做任何你能想到的粗活。我受够了做葡萄牙女仆。也许你能体会到不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而是生活在栅栏的另一边是什么感觉。”3 p0 A8 o, H' k4 U/ p$ G  
+ C, d! @# n- E# M\* R: p/ D  
她又停了下来看着我。我看着她那愤怒但真诚的表情，突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我从她的愤怒中感受到了她的坚强。我感受到她愿意尝试被禁止的东西，对她来说，是打破资产阶级世界的枷锁。也许她是对的，我也应该看看另一边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我决定玩她的游戏，我想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我需要她。我向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拿起那堆衣服出门。4 r4 a# e& M  o  |  
, q! z6 M8 R, M0 o\* A  
她再次阻止我“哦，不，宝贝，除非你穿得像清洁女仆，否则你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所以快把衣服脱了，我们可没那么多时间。”  
5 V: a% E/ e2 {0 H- Y) v0 {  
我被说服了，我无法拒绝这个性格强势的女人。几秒钟后，我就赤身裸体地站在她面前，我在她的指示下穿好了衣服。黑色的棉质内裤和背心，黑色的连裤袜，还有纽扣在前面的整体式连衣裙。这是她刚才穿的衣服，我能闻到她残留的气味，没有什么让人恶心的气味，只是廉价的古龙水和轻微的汗味。6 r: p5 |9 G1 I  
& G$ T6 X7 y  ~) `& d  
“现在，轮到‘主菜’了”维奥莱塔笑得很开心地说“过来，我帮你系上围裙。”我走过去，她把配套的围裙调大系在我的裙子上，围裙带拉到我背后交叉在一起，然后紧紧地把带子系成一个大蝴蝶结。她指着门。“嗯，这是你在让·玛丽家工作时必须穿的制服。现在像个好女仆一样去做你的家务，然后回来报告。之后今天剩下的时间我想继续我们之间的小谈话。”' r  H. t. a. L  L/ S) m\* I) T  
) L+ K& h\* f' P. F/ l  
我花了一个小时才完成她命令我要做的繁忙工作。我在拖厨房地板的时候，突然闻到了房间里飘来新维奥莱塔的香味。我转过身，她正站在门边看着我。天啊，她变了！她穿着深灰色的真丝西装外套，浅灰色的衬衫，精致的丝袜和精美的中跟鞋，简直就是优雅的象征。我妻子昂贵的香奈儿5香水弥漫在她周围的空气中。我站在她对面，一个典型的仆人装扮，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我的围裙前襟溅满了水，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拿着拖把。  
  
我羡慕地看着她。“你看起来棒极了，维奥莱塔，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变化，你甚至比我的资产阶级妻子安娜贝尔还要优雅。”  
" p! o# u& R  R! S' a  
她毫不在乎地说：“让·玛丽这证明了我的理论，人靠衣装马靠鞍，而不是反过来。看看你，在做了一个小时的家务后，你就完全像个葡萄牙女仆，我们必须处理下你的头发，并做一些其他的调整，增强你的女性气质。”  
5 x/ Z. }# t$ i( O3 q# f8 n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但一种特殊的兴奋感像电流一样流过我的身体。我试着用相当温和的语气回答：“你在说什么，什么女性气质？我不是女人。我只是答应帮忙做家务，我穿成这样是为了让你高兴。”  
0 K: \_' Y$ d. G2 R0 G4 \_$ A  F  
她激动地看着我“我们最好现在就把事情讲清楚！让·玛丽，我有个提议。你愿意和我互换身份吗？做一年葡萄牙女仆，清洁女工，而我将成为资产阶级，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正如你想象的那样，我将实现我的梦想，过上上流社会女士的生活，即使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这对你来说就像修了一个年假，你将能够体验到完全超出你自己生活环境的事情，甚至超出你自己的性别。对我来说，了解奢华和先进的世界是我一生的梦想，这是你的世界，但我从仆人的角度了解它。对你来说，这将是人生角色和地位的完全逆转。”- f# U7 g3 v6 i3 t  
6 ?+ l! N; E2 u6 a# L) D  
她停下来看着我，我能看出她已经沦陷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她是如此接近她的梦想，她已经穿好衣服扮演那个角色，她非常享受。但我呢？我很困惑，试图努力思考，给出答案。我知道，要么答应她提出的条件，要么和维奥莱塔永别。  
& a( t3 @8 f! W2 `$ K0 K: y  
我到底会失去什么？随着我妻子的离开，我的生活陷入了混乱。我没有工作，但经济独立。我没有直系亲属，朋友也很少，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朋友大多是我妻子的朋友，我很清楚他们将从我的生活中消失。这将是一种经历，可能是一种艰难的经历，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经历。为什么我内心会有种兴奋？把性欲传递到身体？我真的从中获得了性快感吗？+ i$ e1 R8 c6 d: P$ X: F; O  
  
我一定脸红了，因为维奥莱塔疑惑地看着我，问道:“怎么了，宝贝？你在考虑我的建议吗？你应该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要么答应我，要么我离开这里，离开你的生活。”& E1 z$ Z1 |% E6 b. v$ X  
6 l: g0 {$ v  U3 M  
我看着她，深吸一口气说:“维奥莱塔，我接受你的提议！”在我答应之后更加兴奋的继续说“但这件事怎么运作，我们必须讨论更多实际性的问题，比如....。”  
0 Q- a1 i' A) z+ g" W# B  
她抬手阻止了我“现在，让我们正式的更正身份，从现在开始，我是维奥莱塔夫人或者简称为夫人，而你是‘我的妻子’珍妮·玛丽或简称为玛丽亚，所以请重复一遍‘是的，夫人，我同意做一年你的女仆！”6 L0 X! X+ U$ a9 D5 [# }  
: q0 q  \_1 L! g3 K6 }  
我又红了脸，兴奋地说：“是的，夫人，我同意做一年你的女仆！”  
9 q8 |; \_: b7 E  B  
“很好，玛丽亚，从现在起，我是你的雇主！！”她得意地说，接着说：“你刚才问的是实际问题，你说得对，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首先，你要把我们的协议以书面形式交给你的律师。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只是简单地写，由于长期不在国内，你授权我，维奥莱塔·佩雷拉·多斯桑托斯处理你所有的财务事务，支付所有的账单，管理家庭，支付家政人员工资（就是你！）等等，等等。然后给所有你认为他们可能会联系你的人都发一封信，告诉他们你要出国待一段时间，不确定多久，用来从妻子被另一个男人夺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你也要向银行以我的名义申请关联信用卡。我当然会拿走你的信用卡和车钥匙，你只能以司机的身份为我开车，平时你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现在起，你将得到各种家务和清洁工作挣来的钱。”她没看着我，但我越听越不安。  
  
“但，维奥……我是说夫人，我要如何作为一个女人出现在大众面前，我不够自信和....”: s( z8 U% f. K  
  
“玛丽亚，交给我吧，我会帮你安排一切的。我在葡萄牙的女仆和清洁工社区中有人脉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很快你就会成为她们世界的一员。”她再次看了看我，更庄重的说“现在你完成楼下的工作，跑上楼去打扫我刚刚用过的浴室，整理一下卧室。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然后我们再聊。”7 e/ j\* E8 q& a' l! b' u0 C# }  
( ^; X  b! s" H2 N+ \9 [6 [; Y% [  
当我说了一个更正式的“好的，夫人”时，我又脸红了，这是我作为女仆对新雇主命令的第一次回应。  
& f1 G6 `- L. K  
她转身走回客厅，鞋跟发出优雅的咔嗒声。她现在是“女主人”了。  
  
. T  ?, \_0 U" I; h# x- c  
****第二章：和门房肯奇塔见面****+ w5 b+ z) M/ V3 |  
很快，她就找我谈话了，而我穿着她廉价的户外连衣裙站在她面前。我没有换掉内裤和黑色连裤袜，还穿了一双我妻子的平底鞋。庆幸的是我是个小个子，身高只有一米七，体重只有70公斤，我可以轻松地穿上维奥莱塔的旧衣服，这也让她非常高兴，因为这样我就能接手她的全部家当！鞋子有个小问题，她的尺寸比我小一号，但幸运的是，我妻子的鞋子非常合脚，她肯定留下了几双。0 s1 K/ A3 R+ C" N7 C- g- C  
  d+ c8 m. ?( B  
正如我所说，她在对我说话：“玛丽亚，我和我朋友肯奇塔·达·席尔瓦谈过了，她是帕西一栋豪宅的门房（帕西是巴黎第16街最昂贵的住宅区）。她偶尔兼职美发师，她会把你的头发打理成葡萄牙清洁女工或女仆的发型，更符合你现在的生活地位。我让她把你的头发染成深棕色。你现在的金发长发太优雅了，不适合你将来的样子。”她喜欢贬低我，强调我在生活中的新地位。奇怪的是，我也从中得到了一种兴奋。  
; D\* p- l1 [+ h& }5 b4 t  
她继续对我说：“不用给她钱，她让你打扫大楼的公共区域、入口和通往五楼的楼梯。她会借给你工作服。她有一套花卉图案的尼龙罩衫，相信你会喜欢的。别担心，她会教你怎么做的。现在你可以穿上我的旧外套了，它挂在门口的扫帚柜里。口袋里有一条旧头巾，把它系在头发上，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Q; R7 t/ }9 g4 p8 H  
  
大白天穿成这样从前门出去我很紧张，当时下午1点刚过。当我看着廉价的小手表（前维奥莱塔的）时，才恍然大悟，在三个小时前，我还是原来的自己，一个年轻的巴黎资产阶级。现在看看我，一个离开雇主家中年底层妇女。( y; i  j! U: E1 V  
( Z/ k! d8 t, C' b2 p- X: x  
维奥莱塔走近我，打断了我的思绪，她调整了我的头巾“你必须学会葡萄牙女人戴头巾的方式。这将是你在户外不穿工作服时的标配。大多数像你这样地位的女人都戴着它，所以你最好习惯它。还有一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你不那么女性化的特征。等你到肯奇塔那里处理好，你会外观会得到改善。来吧，我们出发。我开车送你，这次我可以免去你坐公共交通的尴尬，但只在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好了，快点！”  
  
我们来到维克多·雨果大道上一栋精致的19世纪住宅楼前。她的车技很好，很清楚如何在巴黎街道上开车。一个女仆怎么开车这么厉害？这是维奥莱塔的另一个谜团，我想知道她过去真是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打断了我的思绪：“去吧，下车，我就送你到这里，你走到写着门房的侧门，按门铃，肯奇塔会让你进去的。现在，跑起来！我大概三小时后来接你。这期间我可能会打电话过来，看看你怎么样了，玛丽亚，祝你好运！”  
, f8 y0 N% {7 m' c. ^( |  
她几乎是把我推下车的，然后飞驰而去。我快速跑到门口，按了门铃，侧身观察是否有其他人。门很快就开了，一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出现在我面前。她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用带有浓重口音的法语淡然地说：“你一定就是维奥莱塔提到的那个想当清洁女仆的资本家。多么奇怪的决定啊！”6 i/ D4 z2 \_$ B0 R4 }! {/ [  
- f5 x( P$ Z0 u$ q9 w5 V" s  
我惊愕地看着她。急切地说：“我能进去吗？穿这些衣服在公共场合我感觉害怕。”2 F6 V2 f' |; V- a  
# J$ X8 i2 E% h  
她又看了看我，笑得很大声，但我不得不说，她笑得很开心。“当然没问题，进来吧，但如果你现在觉得害怕，想象一下你以后跪在地上擦洗楼梯平台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哈哈哈！”她继续笑着。7 }  i; ]& Q2 C1 @( T4 v% V# Y1 ^  
  
在她狭小的房间里，我看得更清楚观察她。她是个高个女人，比我还高几厘米，也更胖。她有符合底层妇女的臀部，换句话说就是大屁股，但她看起来是个强壮的女人，不知道她怎么锻炼的，肌肉很发达。她穿着黑色的连裤袜和及膝的蓝色尼龙罩衫，上面有花卉图案，罩衫下面是黑色裙子和廉价的塑料凉鞋。她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听着，维奥莱塔对我说，你决定和她交换身份，成为一名年轻的女仆，是真的吗？”  
  
显然，她想看看我是否是自愿交换身份的。我怎么能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呢？不完全是被迫的，如果我强烈反对，现在就不会穿成这样站在她面前了。我看着她说：“是的，肯奇塔，这是真的，我想像你说的那样交换身份，过一个真正的清洁女工或女仆的生活。你能帮帮我吗？”  
  
她放松下来，对我笑了笑“我当然可以帮你，我的孩子，让我好好看看你，脱下你的外套和头巾，让我看看你的脸。看看你这双手，它们是如此柔软，从未做过粗鄙的家务，相反，看看我的手。”  
  
她把手放在我面前。我看着她那双大手，皮肤皲裂，布满皱纹，指甲上还残留着劣质的红色指甲油。我一时冲动握住她的双手。她捏了捏我的手，把我拉向她。很快她热烈地吻着我的嘴。我兴奋起来了，天哪，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葡萄牙女人是如此的变幻莫测和激情，没有资产阶级的虚伪和淡漠！' o0 m; s+ A% N3 q  
& {3 Q% d5 r# G6 ]  
她开始脱我的衣服，我也对她做了同样的事，她很容易就脱下了我的衣服，而我笨拙地解开她尼龙罩衫的扣子，裙子的拉链，我们穿着相似的黑色内衣和连裤袜互相爱抚。我们确实做爱了，但是像两个女人一样，她不让我插入她，而是让我抚摸她的胸部和私处，直到她开始无法控制地呻吟。最后她让我在我的女式内裤里达到高潮，这是远超以往的爆发力极强的高潮！4 }! ~( {8 H) ]\* j  f3 [8 r  
( P2 x( M7 {6 d  
  X5 g\* k0 I; M/ n' {  
****第三章：改变我的容貌，说葡萄牙语****0 j! ~- C/ ?; J2 n. }; e8 P0 s- ^5 D  
“来吧，玛丽亚，我们还有工作要做！”肯奇塔把我从床上拉了起来，态度坚决但并不刻薄。“首先我要借你几件衣服，你的新主人维奥莱塔想让你看起来完全像一个葡萄牙清洁女仆，我们不能让她失望，对吗？”  
! f& @3 p7 s6 e6 O  
我和她有一个如此美妙的性爱的过程，在整个过程勾起我的兴趣之后，无论是精神上和情欲上，我都无法拒绝她的任何要求。1 y6 p" P9 e& J' J7 V  
  
不久后，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肩上披着一条不太干净的抹布，肯奇塔像一个专业的理发师一样为我打理头发。我穿得像她的双胞胎妹妹！宽松的黑色棉质短衬裤和配套的胸罩，一条旧的衬裙，一件同样旧的黑色人造丝裙子和厚厚的黑色长袜，我不得不用弹力吊袜带把它们固定在膝盖上方。上身，我穿着一件旧但干净的尼龙罩衫，在浅蓝的底色上有暗红色的花卉图案。这件长袖罩衫的扣子在前面，比我的裙摆长一两英寸。最后，一双廉价的塑料凉鞋装饰着我的脚。多么漂亮！# L  b\* g/ m3 ~8 g8 k0 ]  
  
她把我的金色长发剪短，梳得更女性化，然后染成深棕色，并用一种特殊的液体处理。她熟练地把各种大小的滚筒放上去。最后，用头巾把它们裹起来，等待头发干燥定型。很明显我在做一种自制的卷发！她特意用特殊的方式把头巾戴在我头上，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葡萄牙风格”。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目睹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就在今天早上，我还是一个金发碧眼、穿着优雅的巴黎资产阶级男人，而几个小时后，在肯奇塔狭小的房间里，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农村妇女，女清洁工站在肯奇塔家走廊的镜子前。奇怪的是，我对目前的处境很满意。! i; u5 j4 u; z' L  
: O: L( ^7 V' G0 S# m( ^  
“工作前我们得吃点东西，你一定饿了，我也饿了。”肯奇塔感慨地说。她接着说:“去洗碗，然后整理桌子。我会做好饭的。来，把围裙系上。”她从钩子上取下一条又旧又脏的围裙扔给我。这是一条褪色的蓝色围裙，用的是条棉面料，这条围裙曾有过“辉煌的岁月”。我乖乖地把它系在腰上，然后调整了后面交叉的围群绳，系上。清洁女仆的形象现在完整了。  
  
我向她要一副橡胶手套来保护我的手，但她很生气地拒绝了。“维奥莱塔认为你的手太软了，需要做一些家务锻炼。事实上，她要求我不给你手套，因为你以后要打扫整栋楼。恐怕你这柔软的资产阶级双手不能适应新生活，赶紧工作吧！玛丽亚”+ T6 N8 F) H, y" T- j  
$ p$ B9 }$ B, A& o4 t" F  
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还喝了一些红酒。我们像两个女学生一样聊着、笑着。某一刻，肯奇塔突然变得严肃，对我说：“我知道维奥莱塔能够改变你的身体，这已经在发生了，但你必须试着改变你说话的方式。你说话太得体，太优雅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必须学会更粗俗的说话方式，有口误，使用更粗俗的词语，试着模仿我的说话方式。要听起来像我一样没受过教育，我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她停了下来，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我，然后继续说道：“比如，当你谈到维奥莱塔时，你不能再喊她的名字了，你应该一直称她为‘夫人’，她现在是你的雇主。我知道如果你试一试，你一定能做到。这样我们就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她用亲密的方式说了最后一句话，暗示着未来各种各样的‘爱的冒险’，至少这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V& a. K# t: x, ?4 R1 n  
. Y6 X( y- Z7 e2 ^' m/ L  
我决定说出的的小秘密。我开始用葡萄牙语对她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肯奇塔，但如果我说葡萄牙语，至少对法国人来说，听起来会更真实。这样他们就会更接受我现在的样子！”+ `' Z# X7 J3 Z  
) z2 k, Z& F. Y) q/ V, l\* d$ ^& F7 \  
她惊讶地张开嘴，“哇，你怎么会说葡萄牙语，维奥莱塔都没跟我提过？”  
. l1 E) x  Z  H! h! h  
我以一种诡秘的样子看着她，接着用略带孩子气的葡萄牙语说：“我从来没有对维奥莱塔提起过....我是说夫人，你知道，直到今天早上之前我都没有接近过她。她主要和我妻子打交道。”我停下来喝了一口酒，接着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在葡萄牙待了4年，我父亲是那里的法国大使，我在里斯本的一所法语学校上学，但我们必须把葡萄牙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当然我有很多当地朋友。我知道现在我说话的方式听起来有点不流畅，但只要稍加练习，一切都会恢复的。”' v; ^\* A3 v1 U8 j  
  
她仍然很惊讶地看着我，但她很快就恢复过来，也用葡萄牙语说：“好吧，亲爱的玛丽亚，你的这个小秘密让你更容易过渡到新的生活状态。等到维奥莱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一定会很激动的！”她说最后一句话时语气很重，让我很诧异。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断的回忆，我的整个转变，从早上开始，就持续有着巨大的飞跃，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自然。是不是整个故事背后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我真的在乎吗？我决定，此刻我正在享受我所做的事情，我不在乎它背后是否有一个黑暗的阴谋。  
  
肯奇塔打断了我的想法：“来吧，玛丽亚，我们收拾桌子，然后你可以洗碗和整理厨房。我们现在得赶紧了，楼梯上还有很多工作等你做。”\* j" K\* T2 t& l- [1 J' {  
  
  ~8 Z$ f2 R0 Y  
****第四章：我的第一份清洁工作****  
你可以在我房间外面的楼梯下找到你需要的工具，肯奇塔把我拖出房间，不得不说，我很不情愿地跟了上去。毕竟，这将是我第一次以“女仆”的身份公开亮相。我仍然穿着她之前让我穿的衣服，包括尼龙罩衫和棉围裙。我刚剪好，染成深棕色的头发还卷着，头巾恰当地遮住了我的头和半张脸。事实恰恰相反，这样的打扮让我不会露馅。$ K/ L2 ^7 x: i8 N2 d: }4 D  
  
肯奇塔毫不犹豫地对我说：“你从楼梯下面挑选扫帚、簸箕、垃圾袋和抹布。拖地可以用这个金属桶，里面有拖把和清洁剂。每两层有一个水龙头，可以给水桶换上干净的水。你还要清理楼梯间的窗户，仔细掸掉木栏杆上的灰尘。开始干活吧玛丽亚。”# \_  J" c6 S1 b& Z: y  `) N  
\* Y" a6 \1 L. n; z# c5 d  m6 K9 p  
突然她转身回房间没有再说什么。现在我独自一人站在大楼的公共入口。我好不容易按照指示把所有清洁工具拿出来，然后开始爬楼梯。事实证明，我的工作服和围裙口袋非常有用，我把抹布、垃圾袋和清洁剂都装进去了。当我在爬楼梯的过程中费劲地把所有的工具拿着，努力不让它们掉下去，我意识到，当你疲于应付繁重的体力劳动时，你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任何“阶级”和“优雅”都会丢失。我刚爬到一半，就听到楼上传来讲话声和高跟鞋发出的咔哒声。从声音和口音中，我听出来是两个资产阶级的太太正在下楼。我在下一个平台停下来，给她们腾出下楼的空间。她们穿着优雅，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香奈儿5号的香味。她们完全没有理睬我，我站在楼梯平台的角落里，当他们走过我身边时，我听到她们的谈话，以为我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所以她们没有遮掩。一位女士说：“我以前没见过她。”“她大概是肯奇塔的朋友之一，你知道她们从葡萄牙来时她是怎么挑选的。”  
  
“是的”另一位女士表示同意，“这一个好像是刚到的，她从肯奇塔那里得到了‘楼梯待遇’，可能是为了换取她做头发，我看到了头巾下面的卷发器了。”“毫无疑问，她很快就会在附近做女仆，你知道肯奇塔把她的非官方家政机构经营得多么好，而且……”! g- o4 m7 \_2 s' y  
5 `/ c: d) }# Y+ }, C# p  
走的太远，我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了。但我听到的话再一次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感到一种关于我的“有组织的计划”正在全面展开，而且现在更加强烈了。但我内心的反应还是一样，我一点也不在乎，还有其他选择吗？我只有坐在家里为失去妻子感到沮丧和痛苦。+ Q) v# l\* a9 t# i5 H, K8 P, w  
0 k2 v  n- z7 E0 e6 K) @0 j  
最后，我疲惫不堪的到了六楼。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角落里，把水桶装满水，把拖把冲洗了几次，上次拖把使用完没洗干净。水很冷，我急忙用围裙擦了擦手。很快，我就知道围裙将成为我作为清洁女工（女仆）的新职位上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它也将成为我生活中新地位的象征。; ~6 n6 `  c- \_9 V" D  
  
我先开始扫地，然后，和所有的清洁女工一样，跪在地上（那个年代的拖把柄很短，所以只能跪着用），开始用拖把洗地板，一边移动一边向前推着水桶。我的膝盖很疼，渐渐地我开始发现最舒服的跪姿，而不去考虑我的姿势看起来怎么样。我的动作和姿势变得越来越粗俗。就在这时，我听到维奥莱塔在我背后的声音：“玛丽亚，我喜欢你向全世界展示你内裤的方式！”  
  
我还是保持着双膝跪地的姿势，汗流浃背地转过身，面向她。现在她的变化更大了。她也去了理发店，因为她现在的发型是非常时髦的“资产阶级女士”风格。灰色西装和高跟凉鞋（我妻子优雅的衣服）让她看起来像时尚杂志的模特。跪在她身旁，我觉得自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穿着旧的、用过的工作服和围裙。我能闻到她那精致昂贵的香水味。我在想她能闻到我身上的什么味道。也许是汗水和清洁剂的混合的味道？\* R\* g1 q. G/ G# v4 F- \  
  
她开始像主人一样说话，她现在是真正的主人“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她说。我开始从跪着的姿势站起来。她用手制止我说：“你就跪在那里，听我说。你在肯奇塔的指挥下完成这栋楼楼梯的清理工作后。16点30分准时到维克多·雨果大道145号“工装和围裙”商店见我，那里离这儿不远，我要帮你挑选新的工作服。今晚你正式开始新女仆的服役生涯。我邀请了一些人过来，你要穿着得体的女仆制服为他们服务。明天你代替我去奥利机场打扫卫生。我和清洗车约好了，早上5点他们会到火车站接你。我把储物柜的钥匙给吉内特了，她是我的同事，知道你的情况。你可以在我的储物柜里找到要穿的制服，吉内特会教你的。”7 n" L) \_' n' P5 |5 P( O- g+ c  
  
我很羞愧，但也很兴奋，因为我以不舒服的跪姿抬起头看着她。她继续说：“我想在接下来的五天内，你们就会了解并熟悉你生活中的新角色、新制服、新朋友和新同事、新工作环境。  
- r( E8 {9 B5 ^- u\* r6 }6 D  
她突然转身就要走。最后一刻止住了，她回想起了一些事情，这次她用葡萄牙语对我说：“我听肯奇塔说你葡萄牙语说得很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本来为了让你充分认识到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还有很多步骤，现在将被简化。例如，当你在“工装和围裙”店见到我时，我会只和你说葡萄牙语，你只能简短地回答“是，女士”或“不是，女士”。我会向销售小姐解释，你是新来的，你几乎不会说法语。”她不等我回答就走了。7 H1 s+ Y+ h! T9 A/ n3 U0 @( E  
$ l: |# ?7 M) T; c9 g) g) d  
  
****第五章：拿我的新工作服****  
现在是16点45分，在维克多·雨果大街145号。我按照指示，在店门口等了20多分钟。维奥莱塔终于开着我的车来了，她把车停在店门口，泊车服务员赶忙去接手车。我肯定她之前打电话预约过。, \_' }; F& s: F6 }- u+ t  
  
售货员给她打开大门，她走进去时做了个手势让我跟着她。我急忙跑过去跟在她身后，售货员看了我一眼，没有打招呼，也没有对我微笑。我知道原因，肯奇塔甚至都不让我穿今早穿的维奥莱塔的裙子，她只让我把那条旧的黑裙子穿在身上，给了我一件粉红色的旧衬衫，这件衬衫已经很旧了，它一定是50年代后期的产品，领子上镶有花边，袖子很长。我看上去非常贫穷，不是她们的服务对象，她们知道为我买新工作服的是那位中产阶级的女士。  
  
我听到维奥莱塔和一位年长的女士说话，她可能是店主或经理“是的，她是我新来的女仆，刚从葡萄牙来。我要给她买制服，做家务用的工作服，伺候人用的工作服，一些实用的围裙和帽子。还有几条简单的裙子可以在外面穿，她几乎什么都没有。”她压低了声音，但声音还是大得让我听得见“我不要什么贵的，就要简单的工作服，还要一些内衣和厚丝袜或紧身裤。”她停下来看了看我，然后微笑着转向那位女士，声音又变大了：“实际上我忘了，玛丽亚不会法语，只会几个基本的单词。所以，我的意思是，她已经习惯了很低水平的生活，所以我们不必娇惯她，让她以后自己赚钱买好的吧。”  
\* Q& w9 z) S# e! |1 }3 ?  
经理很有礼貌地回答，因为她知道这是一笔大单，利润丰厚“当然，夫人，我们会给你的新女仆提供所有的服装。会让她看起来非常干净整洁。你能告诉她到楼上的试衣间去吗？我的店员马上就会拿一些衣服给她试穿。”+ j1 n" L1 \9 E) g, p! ]; S/ c  
  F! k1 m# i' P5 y$ ]# f\* @! q  W$ w; `  
她们给维奥莱塔提供了一把舒适的椅子，让她舒服地坐着，然后告知我到楼上的试衣间。$ P\* @2 }! f) v' W3 t; s: E7 s  
  
****第六章：阴谋？****# x8 p1 Q! l3 C; `8 p" L& p/ E  
“大约半小时后，送餐的人就会来了，所以姑娘，快一点把门口的地板拖干净。玛丽亚，你也不想让她们看到你跪在地上吧！”% ?3 N7 D( @- R- k7 |; r( X\* ]  
  
我跪着抬起头看着维奥莱塔夫人。她还是穿得非常优雅，穿的是我妻子收藏中的另一件衣服。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对优雅的服装搭配很有天赋。虽然她出身贫寒，但她知道如何做一个淑女。\* D7 \_7 w/ F2 q5 l% M( D. ~  
+ W  K/ W1 U0 [- H8 l1 I  
我礼貌地回答道：“好的，夫人，我还有几分钟就拖完了，然后我得去厨房开始整理晚餐的餐具。夫人，您预计有多少客人？”  
  
我说完这话，突然一阵恐慌感涌上心头，就像触电了一样。今晚谁要来，有多少人被邀请到“我的房子”？我是个大傻瓜吗？我在这里跪着听命于我的前女仆，自己却打扮成一个可怜的女仆。我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阻止这场聚会吗？  
  
维奥莱塔立刻就发现了我的不安，她立即采取了行动。& U) ^& v, f' l  Q  
  
“玛丽亚，马上停下你正在做的事，到客厅来。关于我们的协议和安排，我想和你重申下。”! H$ y9 }8 T/ @, Q  `7 D  
6 z- `; k4 R3 C6 J: B: w" j  
她转过身，穿着高跟鞋优雅地走着。我拖完最后一个角落，费劲地站起来。我现在知道用手和膝盖跪着工作是多么痛苦。我迅速看了眼走廊的镜子，调整头巾，抚平围裙，快速地向客厅走去。  
  
她正坐在沙发上，当我走进来时，示意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她以一贯的方式直奔主题。  
  
“一般情况下你不应该坐着，特别是在这个房间，但我觉得现在要向你重申我们双方的协议和安排，到目前为止，我很满意。”$ h5 d3 X8 u1 ?$ o  
! D. w' \% t3 t\* C& s  
我很清楚自己是怎样坐在沙发边上，双腿并拢，双手整齐地放在白色围裙上。我已经觉得在客厅里坐在新主人对面是不对的，仆人制服对我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但我很想听听维奥莱塔夫人要说些什么。  a; I8 v- K4 H, F) ~: ~  
8 r4 p9 \; [$ v' q5 C  e, X, W  
她以非常自信的态度继续说：“玛丽亚，你也注意到了，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发生了很多事情，你的变化太惊人了，你现在看起来像一个合格的女仆了。当然，如果没有你的全力配合，什么都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你满意吗？”  
2 Z$ v! \_! j( j2 p- G  
我平静且肯定地回答：“是的，夫人，我到目前为止都满意，我不后悔与您交换身份，夫人！”我脱口而出，这使她很高兴，因此她更高兴地继续说：+ ?4 O& ]5 G2 O- L1 p  
  
“很高兴你仍然这么积极乐观，但我要告诉你，慢慢地一切都将变得越来越现实，我希望你能够应对它。你至少要在这里做一年女仆，在你的新生活中，你会感到越来越多的压力。从来没有人说过做一个仆人是容易的，我希望你在生活中能保持现在积极乐观的心态，即使你会感到疲惫、厌倦、羞辱和挫败，因为我担心你很快就会有这些感觉，尤其是当你开始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时，你明白吗？”  
  
又是一个问题，又是一个立即的回答：“是的，夫人，我完全明白，未来我的身份低微，但我喜欢这种新鲜感，再加上我天生顺从的性格，使我能勇敢地面对它。夫人，您现在知道我喜欢做一个顺从的女仆了。”) \: t. c7 @! C9 h& I  
! r, ?# q$ \+ W- M  
我终于说出来了！在维奥莱塔夫人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顺从的女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即使是我的妻子，尽管我怀疑她早就知道了。当然，维奥莱塔说的“至少做一年的女仆”我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她有没有想过要更长的时间？我又开始觉得这是阴谋了。  w# s# g5 }7 m) l  
  
她一定敏锐的察觉到了我的想法，因为她继续强调：“好吧，玛丽亚，有一点我想对你坦白，如果我没有和你的前妻详细谈过你的事，就不会和你交换身份。她对我说过，你有点娘娘腔，喜欢做家务，做家务的时候喜欢系围裙。其实，我知道你收藏女装的地方，里面大部分是围裙！”0 K0 ~& ~, }# ~7 y) i8 S# [  
  
她停下来眼神锐利地看着我，我的脸变得越来越红，难以置信地看着她。现在所有的谜团似乎都解开了。维奥莱塔为今天的转变做了详细的准备，并与我妻子达成了某种协议。天哪，这简直难以置信！  
  O6 z2 V( r- \6 I- l  
她语速加快继续说：“是的，玛丽亚，我承认我把事情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发展，但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你的自愿地参与和配合，什么都不可能发生。肯奇塔对我说的也证实了这一点，她说你就像她手里的面团，顺便说一句，我猜你和她相处得很‘愉快’。”: L1 \! x; Y5 d2 w- B) X  
  
我脸又红了，保持微笑温顺地说：“是的，夫人，我很喜欢肯奇塔在床上的陪伴，我很感激她把我变成一个令人信服的‘清洁女工’所做的一切努力。”我暂时停止了紧张地拨弄围裙边，在维奥莱塔继续讲话前，我继续说下去。  
  
“夫人，我可以问您我妻子究竟对您说了些什么吗？”我从来不知道妻子对我这么了解，我以为把秘密藏得很好。; r/ s: d  @- w5 D+ e7 k4 `3 @  
  
她有点生气地看着我“我现在不打算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玛丽亚，该说的都说了。也许改天我会有时间和你聊聊。”她看了看精致的手表，那是我妻子的收藏品之一。( e5 H! G+ z$ k  
2 u\* ^4 f8 S- a: f0 i7 F2 d  
“时间不早了，姑娘，参加聚会的人马上就到，在他们按门铃之前，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今晚客人的情况。有四个人要来，两位先生，两位女士。他们属于巴黎“艺术圈”，他们对女仆维奥莱塔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我是维奥莱塔，一个古怪且富有的混血女士，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法国人，经常在巴黎的豪宅和里斯本的住宅之间往返。他们今晚被邀请到我的巴黎豪宅，你是玛丽亚，我的葡萄牙女仆。他们的思想很开放，有些是男同，有些是女同，我让你来猜谁是什么。你不用说什么，事实上，我只会用葡萄牙语吩咐你，所以你不必担心被解读或嘲笑。”- @4 E; U( W& N% F9 H9 @  
/ @7 c( H3 C9 D' ?2 Z- a9 {7 e  
我如释重负，立刻平静了下来。我用一种充满感激的声音对我的新女主人说：“哦，谢谢夫人告诉我这些，我现在已经平静多了……”+ Y1 Y( h  u" d) R3 F/ D& v, M  
9 i; b6 {  ]' r( a/ e( u0 V1 q  
她没让我说完：“好了，姑娘，这是最后的指示，你从预定的送餐员那里拿到食物，然后摆好六个人的餐具，这是你以前的房子，所以你知道东西在哪里。最后把衣服换成黑白制服和两厘米黑鞋子。我希望你在8点之前准备好迎接我们的客人，现在可以走了。”  
  
她像往常一样突然把我打发走了，但当我跑到厨房时，她又补充了一些东西。  
; M" q; i: k& Z4 p$ q7 ?  
“别忘了你明天在奥利（机场）的工作，今晚客人离开后我会给你更多的指示，然后明天晚上我们会一起签署一些文件。我主动要求马德雷·加鲁准备了一份正常的“委托书”和一些其他文件，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正式地公开你的新身份，以及宣告我进入“伟大的资产阶级生活”。其他的明天再说，姑娘！”  
  
她最后确实扔了重磅炸弹！她已经联系过马德雷·加鲁了，我们的家庭律师？她是怎么越过我做到的？我再次怀疑是我妻子插手了，她一定给了她所有必要信息和联系方式来处理所有的合同文件。我很讨厌看这些合同文件，以前这些事情都是我妻子处理的。我刚进厨房，门铃就响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跑到门口，送餐员一定到了。开门的时候，我想起要用我那带着浓重口音的蹩脚法语，毕竟我只是个葡萄牙女仆！$ a9 x8 m8 K% p) U- r  
  
  
****第七章：着装得体地招待客人****. U\* p3 r) ]\* w4 U. k& \0 t  
第一批客人八点刚过到达。我跑到门口开门让她们进来，两位非常时髦和优雅的女士走了进来，简短说了句“晚上好”后，她们把外套和包递给了我。维奥莱塔夫人仓促地走到我后面，用法国人的方式亲吻了她们的脸颊，以示欢迎。我能闻到她身上散发的香奈儿5号的味道。  
$ w6 m& K  @: F( B  
“晚上好莫妮卡，晚上好安妮特，顺利吗？”她非常友好地说，领着她们走向客厅，我前妻称之为“礼堂”，一间装修非常高雅的房间，有一种“传统贵族”的味道，没有一丝“暴发户”的庸俗感。: ]+ Q' z: S9 r  
  
我按照指示跟在后面，随时准备接受指令。, x" d9 I4 z. Y$ B$ r4 ~\* `# `5 l  
  
女士们羡慕地环顾四周“哇，维奥莱塔，房子真漂亮”莫妮卡说，她的声音里流露出由衷的赞叹“你这里有一些非常好的作品，真正的‘艺术品’。”  
  e7 S, R+ |: D2 a  H7 A  
“看看墙上的那幅画”安妮特补充道。她停了下来，看着19世纪梳妆台上方的一幅水粉画，“哇，这是毕加索的画，莫妮卡快来看看这个，毕加索早期的真迹！”  
  
维奥莱塔夫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在问我：“这真的是毕加索的画吗？”# j( s, x4 m0 Y\* e- h/ l- r  
\* r- D, {# Q6 D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笑着走近他们“是的，这幅毕加索的画，是我父亲战前在里斯本买的，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私人收藏中有不少这样的画，你知道毕加索是个工作狂，我敢打赌他一个小时就画好了。”  
% m+ M. K+ t' Q9 k3 Z  
她的反应很好也很快，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很好地适应。  
( K% h& k( F1 y$ @( B5 t\* z# ?  
“女士们，你们想喝点什么吗？”她们坐下时，维奥莱塔夫人问。  
  
她们俩都要了一杯白葡萄酒，我夫人转过身来，好像我是个白痴一样，慢吞吞地对我说：“玛丽亚，给女士们来两杯白葡萄酒，再拿些你刚才准备的开胃菜。”  
( N# K- f- W) x3 [) J\* d  
我尽可能优雅地行了个屈膝礼，但有些迟疑地说:“好的，夫人，马上，夫人。”  
  
当我走向厨房时，我听到她对客人们说：“是的，她是新来的，是的，她需要大量的训练，是的，她是葡萄牙人，她只会简单的法语。”  
+ w" w: m, R/ H  y; A1 r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又来了三个人，一对中年夫妇布博伊斯先生和夫人，正如他们表现的那样，是一对非常傲慢自大的资产阶级夫妇，还有一位四十出头的绅士，加斯顿·帕图先生，他显然在和维奥莱塔夫人调情。  
0 ~\* l4 l0 C+ Q; \_\* |, C2 x  
当他们在客厅里愉快地聊天时，我给他们都端上了酒水。我对晚餐的最后细节进行调整，这是相当棘手的，因为我必须保证环境温馨，食物美味，幸运的是我很熟悉厨房。  
$ j5 t! a4 i7 W  
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已经九点半多了。  S4 B' \_3 y, R1 v5 H  
  
晚餐期间，我确实很忙，要全神贯注，但必须承认维奥莱塔夫人帮了我很多，她不断地、非常熟练地指导我。% i; W! Q7 ?- |# l7 Q3 V4 M2 w- ^  
7 ]3 I5 v% ]$ i  
“玛丽亚，你现在可以收拾桌子了，你现在可以端上主菜了，请把酒杯装满，布博伊斯先生需要一些面包，等等，等等。  
  
当他们都回到客厅，夫人让我为每个人准备咖啡时，我松了一口气。; B  R( {! o, o  
  f, }, K. Q0 q$ J$ v  
正当我准备开始洗碗时，我听到一阵轻微的铃声，我急忙用茶巾擦干手，脱下工作围裙，冲进客厅，发现他们都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  
9 L- l- Z) k/ u( G& Z  
“啊，玛丽亚，你来了啊”夫人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说“我知道你的法语不好，但是莫妮卡小姐想知道你在葡萄牙的村子里有没有亲戚朋友需要来巴黎做女仆。莫妮卡小姐经营着一家小型家政服务公司，她认为找到新员工最好办法是通过已经在这里工作的家政人员。姑娘，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吗？”  
  
我感到所有的目光都在盯着我！维奥莱塔夫人又这样做了，她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难堪。我必须说点什么，我必须听起来像外国人，而且要笨一点。  
7 p; E1 ~+ x, [+ J5 S) Y  
“是的，夫人，我听懂了”我用最温和、最愚蠢的声音说“我可以问问我的亲戚，夫人，我有两个比我小一点的表妹，她们可能会感兴趣，我得给她们写封信，夫人。”  
% T7 x& G# L+ {2 ~; \_9 p  
我带着很重的口音说了这些话，用了一两个葡萄牙词，由夫人翻译给其他人听。  
- T0 }' V" H4 \_4 l8 v  
莫妮卡小姐受维奥莱塔的影响，也转向我，用缓慢的声音说：“玛丽亚，那很好，但请尽快做，我有几个优秀的客户需要家政服务，越快越好，目前巴黎的市场行情不好。”( R, U; Z) J9 f& r, r7 L  
  
听到这句话，傲慢的资产阶级贵妇人，布博伊斯夫人转过身对莫妮卡小姐说：“亲爱的，这倒是真的，在段时间里，好帮手很难找，一个漂亮的法国乡下姑娘也找不到，你不得不雇佣那些没受过教育的外国人，他们不值得信赖，前几天……”  
  y3 D, L5 b  W; |" ~& v0 [  
这时维奥莱塔夫人转向我说：“谢谢你，玛丽亚，就这样吧。”  
5 I! j+ |5 w% L' L6 s0 j% C  
“谢谢，夫人”我行屈膝礼回答道，这时布博伊斯夫人继续指责外籍家庭仆人。我越来越能感觉到在栅栏的另一边意味着什么。9 M+ ^% a, ]) f1 z& Z  
  
  
****第八章：结束我作为女仆的第一天****  
等客人们都走了，我收拾好厨房时已经过了午夜，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漫长且疲惫的一天，当我把最后几只杯子收起来时，夫人拿着一个小信封走进厨房。% @2 |5 N, j\* W  
  
“玛丽亚，你今晚表现得很好，虽然客人们说你有点粗鲁，但我向他们解释说，你刚到巴黎，非常渴望学习，想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女仆。”  
; Y' C. p/ ]: K\* M  
我红着脸礼貌地说了句“谢谢您，夫人”。  
  B! J; X# \_& P7 c1 E  
“好了”她更加坚定地继续说“明天是你奥利（机场）的工作日，你必须很早起床。你在我们这条街的拐角处乘坐夜间巴士，它正好在凌晨4点半到达里昂车站，你在那里下车。吉内特会来找你的，坐清洁车去奥利。清洁车的两边都有标志‘N&M清洁服务’。”  
  
她停了一下，递给我她一直拿着的信封“里面有一张奥利通行证，是你的新名字，玛丽亚·玛格达莱娜·德兰塔尔。没有照片，但你一到机场，吉内特就会带你去自助照相机拍照，然后她会拿着有照片的通行证到机场维护办公室盖章和登记。”; A+ @) \_( q7 v' D9 \7 ?+ @- A1 d  
  
她停了下来，因为她看到我又开始忧心忡忡的。她为什么能给我一张非法的机场通行证？她当然理解我的担心的是什么，因此她马上继续说：“玛丽亚·玛格达莱娜·德兰塔尔是真实存在的，并在法国警方有合法移民的档案。她离开法国去了葡萄牙，原因与你无关，她是“走后门”出境的，意思是她离开这个国家时没有通过边境的护照管理，所以我有她的护照，你只是代替她。一旦有了照片，我很快就会为你办理护照。”  
\* T- P# S2 R( n' G4 @4 z  
这使我更加害怕，因此我用一种非常担心的语气说：“但是夫人，我可能会因为伪造证件进监狱，另外，如果我在地铁、火车或其他公共场所被警察拦下，我是经不起检查的，你知道法国当局对非法移民检查有多严格，尤其是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我想……”  
0 q& S8 i$ n/ x  
她又用手制止了我，非常严厉地说：“现在听我说，姑娘，你必须意识到你正在进入一个清洁工、女仆和低贱家庭仆人的世界，他们经常受到警察的控制和骚扰，但这正是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你必须亲身感受做一个底层工人、家庭佣工、清洁工意味着什么，你必须亲身感觉到警察的骚扰意味着什么，警察可能会抓住你，发现你的证件有问题，你必须感到害怕，否则，你只是扮演一个骗子和演员的角色。玛丽亚小姐你听懂了吗？”" h- r9 o6 \_5 ]9 J  
  
她如此强烈地强调最后一句话，以至于我不得不后退，她的性格如此强势，我肯定不是她的对手。我温顺地回答：“是的，夫人，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夫人，您能答应我，如果出了什么事，您会在我身后保护我吗？毕竟您是我的主人。”2 k  \_  I  @( ~% X$ n3 g. {" r  
0 l1 `# i5 Q0 D# ?: @8 \) B  
最后一句话是我脱口而出的，我担心自己要求的太多了，但令人惊讶的是，维奥莱塔用一种相当悦耳的声音对我说：“当然，玛丽亚，我坚信任何主人都应该坚定地支持他们的员工，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并努力提供安全和保护。”( i' @. g9 U5 i1 H  y: h5 w  
- z$ v, ]; ]; Q  
她又一次说服了我，使我平静下来。! o3 x2 X! S! Y$ ~  
  
过了一会儿，她道了晚安，回她豪华的卧室去了。然后我走上台阶，来到我那又小又冷的新房间。我要在这间不舒适的新房间里度过我当女仆的第一个夜晚。当然，我知道我几乎没有机会好好睡一觉，我最多能睡四个小时。  
  
很快，我就躺进了小床里，穿着维奥莱塔的廉价棉质睡衣，为了适应有乳房的感觉没有脱掉胸罩，当然是按照指示做的。我从未感觉身体如此疲惫，几乎全身肌肉都在疼痛。我很快就睡着了，脑海中充满了过去十四个小时里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令人困惑的画面和想法。  
  
****第九章：奥利机场的清洁工****  
我五点差十分在里昂车站正门前下了车。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走路姿势，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是完美的融入了人群中，他们大多是工人和仆人，一大早就要去工作。我穿着维奥莱塔的旧衣服，廉价的连衣裙、外套、平底鞋，头巾紧紧地系在下巴下面，就像肯奇塔教我的那样，我踌躇地站在人行道上，寻找清洁车。我有点担心，今天的工作会艰难、潮湿。凌晨五点的空气寒冷刺骨。& y1 f0 p3 N) u" W3 Z  
  
突然，我听到一声快速的哔哔声，一辆小货车停在我面前，侧门打开，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你好，你是替代维奥莱塔的玛丽亚吗？”$ j9 Y7 Y8 s8 D0 b  
  
我立刻回答说：“是的，我是玛丽亚，维奥莱塔的接替者。”她们来了，我感到相当宽慰。紧接着，我就上车坐下来，挤在五个女人和司机中间。肥皂、廉价香水和大蒜的混合味道，我的鼻子微微颤抖的探索着，对我资产阶级的嗅觉来说，这些气味是全新的、陌生的。  
  
我旁边的女人用沙哑但悦耳的声音说“我是吉奈特，维奥莱塔跟我说过你，今天我将成为你的‘守护天使’，我们要一起工作，这是机场的规定，清洁工是两人一组工作。”你不用担心，只要你听从我的指示，压低声音，你就不会有事。”" K4 x$ I# a1 R" e  
  
我用同样平静且沙哑的声音回答道：“谢谢你，吉奈特，我会尽力做好，我知道会有数百名乘客看着我们，这让我很紧张。”  
% D. r+ R1 Q) \_1 e1 |  
她用一种更加欢快的语气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女孩，我在机场干了几年。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没有人在看你，除了你的上司。乘客们的目光是透过你的，你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因为你只是候机室家具的一部分！清洁工是隐形的，所以你不用担心。顺便问一下，你有机场通行证吗？”  
  
“有的，吉奈特，它在我的包里，维奥莱塔夫人昨天晚上给我的。”  
7 D% Q4 G\* G5 {; j) |7 y  
她调皮地笑了笑“我看维奥莱塔把你训练得很好，你已经把她当作你的资产阶级雇主了，她一定很兴奋。”她停下来擤鼻涕，这让我有点恶心，她继续说：“顺便提醒一下，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刚来的葡萄牙女人，你的法语很差，所以如果主管来检查我们，让我来回答。如果他直接问你，你就回答‘好的，老板’。他喜欢别人叫他老板。  
9 M4 h% g6 m4 a# j5 \( V/ `& e  
之后，我们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到达机场。我们穿过后门，穿过地下室的走廊，来到一个有很多储物柜和清洁工具的房间。门上有个牌子“女清洁工”。; n, c- d! Q2 c  x  P; w  
8 N\* o8 B% @' @5 m" s  
吉奈特把我带到一个储物柜前，拿出一把钥匙，对我说：“这以前是维奥莱塔的储物柜，现在只要你在机场工作，它就归你了，把钥匙拿着，别忘了168这个号码，我现在要换衣服，你也换，白色的便鞋，非常舒服，蓝色的制服，格子围裙和头巾，然后我们去给你拍照。”  
  
我只花了几分钟就换好了。我脱下裙子，还穿着内衣，然后我换上蓝色制服，纽扣在前面，闻起来有点维奥莱塔的体味，这对我来说有点兴奋。我在围裙上系了一个尽量对称的蝴蝶结，我看着房间另一边的吉奈特，看她要怎么戴头巾，模仿着戴上。那是一个三角形的头巾，用的是和围裙一样的格子布料。调整好头巾，我锁上了储物柜，把钥匙放在围裙的口袋里。我已经准备好去工作了。( ]& @- o) W4 v\* \_; N1 `% y  
  
吉奈特示意我跟她走。我们快步走到走廊的一个角落，那里有一台自助照相机，她把我推了进去，往机器里塞了硬币，很快我就拿到作为女清洁工的第一张照片。看着这个有着深色卷发、戴着头巾、表情相当严肃的人，我有一种强烈的困惑感，我慢慢地陷入了我的新身份，现在我就要拿到我的第一张身份证件了。! Y, m& j& u" q4 ^  J; O4 p+ a5 J  
  
吉奈特让我站在那里，拿走我的照片和维奥莱塔给的通行证。不到五分钟，她就回来了，通行证放在塑料夹里，上面已经盖了章。我把它别在裙子上，看着它，这是我的机场通行证名字是玛丽亚·玛格达莱娜·德兰塔尔。有效期一年。我获得了第一个官方认证，成为一名葡萄牙清洁女工！  
4 s# j$ G7 n/ ?( B. k" g  
当我们带着清洁工具来到出发大厅时，已经6点多了。我不得不拿着一个巨大的扫把在前面扫地，清空垃圾桶。吉乃特在我后面拿着一个带轮子的水桶和拖把在拖地板。  
  
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很多航班将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陆续起飞，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站着和坐着的乘客以及他们的行李之间工作。这很棘手，因为我必须避开他们，用尽可能温和的声音说：“先生抱歉，女士抱歉，小姐留心。”6 K1 B: f& d  X+ x. ~# t7 e# L  
% j' y5 M& j+ A; s: B" b. a2 [  
吉奈特说得对，乘客们从来不关注我们，他们只是微微移动一下，继续聊天、看书或做别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被人忽略了，这让我感到更放松，也不那么担心了。但我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的穿着和行为的关注。一想到我在巴黎最大的机场担任女清洁工，我就兴奋得心脏扑通扑通乱跳，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这个穿着褪色的蓝裙子和围裙，拖地，倒垃圾的女人真的是我吗？在过去，我无数次使用这个机场环游世界，而现在我在这里只是一个清洁工！  
  
吉奈特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注意，玛丽亚，主管来了。”9 Q2 A\* [\* x! [# b, J  
  
我环顾四周，看见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快速地向我走来。“你好，吉奈特”他同时看着我说。  
  
“维奥莱塔今天在哪里？这个新面孔是谁？”4 F  ]8 T5 S2 b# j+ ~+ ?\* X  
\* U" |5 A( s& S) @/ L, E$ S7 t  
“她是维奥莱塔的接替者”吉奈特回答说，并继续用一种显然是想让人听起来愉快的声音说“主管，维奥莱塔可能不会回来了，她目前在忙其他事情，但玛丽亚会代替她。她刚从葡萄牙来，法语不好，但我会教她，她是个好姑娘，很快就能学会的。”  
  
“这么说维奥莱塔出人头地了，是吗？”他用一种相当指责的语气说“我猜在机场打扫卫生有失她的身份，是吗？”他看着吉奈特，期待着她的回答，  
  
“没错，主管，她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我相信玛丽亚会是一个很好的替代者。”5 \_4 P3 M0 B: C6 f7 ]3 k  
  
“我当然希望如此，吉奈特，但有时候这些葡萄牙农妇的脑袋有点笨。”他说着就准备离开，但他突然转向我说“我会盯着你的，姑娘，我希望你能快点适应，下周我会把你分配给另一个清洁工，打扫厕所，每个人都要经历那个阶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姑娘？”6 r' f\* ~+ e/ S% \4 C  
: [/ C. O6 j! d7 S0 f1 s  
我红着脸，按照吉奈特的指示，迅速地回了一句“好的，老板”，同时还微微行了个屈膝礼。  
  
他颇为得意地离开了，吉奈特告诉我：“玛丽亚，你不必向那个畜牲行屈膝礼，你面对的不是家里女主人，但有一说一，你这样做让他很高兴，他觉得你尊重他，他喜欢这一点。”5 m0 Z0 X: u& b4 }: ~  
  
“吉奈特，可是他要我下星期打扫厕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份非常恶心的工作。”/ E7 j" f, v9 g  
9 D! P' c6 h0 q\* U7 J\* j: [; g  
“好了，姑娘，这是做清洁工的一部分，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相信我，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习惯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生活教会我，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  
  
中午12点下班时，我累得要死，因为我要站着、走着、工作6个多小时，只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喝了杯淡而无味的咖啡。  
4 Z; i) h4 o; m7 i  b# Z. b  
我们换回了平常穿的衣服，吉奈特让我把制服拿回去清洗下。那个年代，清洁工必须自己保管她们的工作服。  
  
我们在机场食堂吃了午餐，至少这是这份工作的好处之一，午餐是包含在我们的合同里的。0 S5 {8 {8 a  V3 y0 [  h  
  
下午两点半，我回到家门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维奥莱塔夫人的家门口，我现在是这里的女仆，我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我从包里拿出后门钥匙，走进厨房，想着接下来要干什么。  
/ x5 Z& i' C" o5 x3 `% ]